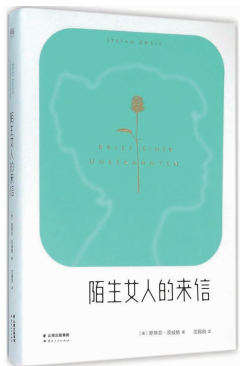


茨威格和《陌生女人的来信》



《陌生女人的来信》



青年时期的茨威格

茨威格通过一个「隐」字，透出一种诚恳，这种诚恳将和读者构建谅解的暗道，谅解了，就真实了。

开始生长，长在石头缝里，缺少少肥，吃风吃寒，很难长大的，长大了可能就会被重力和风力拽人悬崖。但最后坠落悬崖的不是它，小说，而是我们，读小说的人。这就是茨威格的了不得，他总是铤而走险，而又总能涉险过关，有惊无险，化险为夷。这当中暗藏着大量技术、魔术性的东西，语言的魅力、刻画的功力、人物的设计、情绪的收放、节奏的把控、细节的精致打磨，等等。我不想也无须完全展开来讲，挑两个最浅表的例子讲吧。

一个是小说中“你”的身份是一位作家，长相好，名声大，夜生活丰富——经常深夜回家。后面这些且不说，一般都会这么设计。说说作家这个身份。我们假设一下，如果他不是作家，是富商，或者官员、演员、画家，小说真实的逻辑性就会受到一定伤害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封信写得太好了！感情细腻、真切，情绪饱满，措辞考究，表达通透，前呼后拥，文学色彩这么浓厚的一封信，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。但现在“你”是作家，她作为一个暗恋作家的女人，我们就会给她一个特权：文学的特权。

其次，因为“他”是作家，我们很容易猜想，这可能是作者本人的经历，有一定自传色彩。作为自传，它本身就是真实的；作为自传小说，作者在这里除了有些自恋外，更多的是在批判自己，没有直接的忏悔，隐隐的有的。要的就是“隐”，话说一半，衣脱一层；脱光了就俗了，爆掉了。“隐”是引而不发，千钧一发，摇摇欲坠的，最让人提心吊胆。这就是技术，小说家的把戏，也是小说最基础的手艺。茨威格通过一个“隐”字，透出一种诚恳，这种诚恳将和读者构建谅解的暗道，谅解了，就真实了。

第二个例子，是信的第一句话：你，一个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！这句话是有丰沛的信息量的，它也为小说的真实性提供了牢靠的基础。这个“啊”字和感叹号，是感情强度也是时间长度，然后的“你，从来也没有认识我”，这说明什么？是暗恋，是单相思，高强度、长时间的单相思，一下把这个女人的某种特性烘托出来：好奇、多情、腼腆、内敛，多少也有些偏执、好强、要面子。正因为这句话给我们提供了这些信息，给我们心里打下了底子，于是后面的一系列稀奇，我们也有准备似的收下了。

小说家和读者的约定必须一开始就建立，茨威格是深谙这个门道的。类似的例子，就是把稀奇变成不稀奇，把“铤而走险”化成“有惊无险”，小说里有许多。你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找，像拆枪一样，把小说拆开来一看，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过程。

最后顺便说一下，茨威格去世后，巴西总统下令为他举行了国葬，正是因为他写出一系列像《来信》这样深情精致的文学作品。没有文学、宗教、艺术，人类也许早已经灭亡，或者变成野兽了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相聚的意义。文学不是一个专业，文学就是人生，我们在文学里相聚的意义，是可以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从容、更宽广。匪夷所思的是，那么多创造文学的人那么急地去死了，似乎并不宽广。

《人民文学》2018年7期



麦家

一九六四年生于浙江富阳。一九八一年考入军校，毕业于解放军工程技术学院无线电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一九八六年开始写作，出版有《解密》《暗算》《风声》等五部长篇及中短篇小说六十余篇。《暗算》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。

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语言。其中《解密》英文版入选“企鹅经典”文库，是中国首部收入该文库的当代小说；二〇一四年被英国《经济人》杂志评为“全球年度十佳小说”；二〇一五年获美国CALA最佳图书奖；二〇一七年被英国《每日电讯报》评为“全球史上最佳二十部间谍小说”。由其本人编剧的电视剧《暗算》和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《风声》，是掀起中国当代谍战影视狂潮的经典之作，深受观众喜爱。

□麦家

1

几乎看过所有译成中文的茨威格的作品，但怪得很，提到他，我脑海里最先浮出的是一张黑白照片：一张单人铁床，一个瘦女人侧着身子，下巴搁在同样瘦的男人的肩头；男人鼻下留一撮胡子，修剪得很整齐，头枕着白色蓬松的棉花枕头，眼闭紧，嘴巴微张，是睡得香美的样子；女人也是睡得死沉的样子，或许在做梦。两人手牵着，穿着衣裳，感觉是在外奔波忙碌一天，回到家，累得不行，连脱衣服的力气都没了，直接上床睡了，并一下睡过去，天黑地黑的，睡得狠。

这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，地点是巴西里约热内卢近郊的佩特罗波利斯小镇，男人就是茨威格；女人叫伊丽莎白·绿蒂，是他第二任妻子，时年三十三岁，花样年华。我要伤心地告诉你，他们不是睡着了，而是死了。而且，更伤心的是，他们不是被人杀的，而是自杀，靠的是不知名的毒药。总之，他们是服毒自杀的。

说到自杀，我曾写过一篇文章，谈作家的自杀，列出一串长长的耳熟能详的名单，吓死人！莫泊桑、杰克·伦敦、海明威、叶赛宁、马吉尼亚·伍尔芙、茨维塔耶娃、马雅可夫斯基、法捷耶夫、芥川龙之介、太宰治、川端康成、三岛由纪夫——更熟悉的尊姓大名：王国维、杨朔、徐迟、海子、顾城、老舍、傅雷、三毛，当然还有屈原，等等吧。这些是我记得的，如果去查资料，从古及今，国内国外，这名单可以翻几番。虽无考证过，但我几乎可以大胆认定，作家是自杀率最高的职业，不是“之一”，就是第一。为什么作家跟自杀的距离这么近？这说来话长，今天不说，如果感兴趣，可以去看我那篇文章：《不该死的作家》。

话说回来，茨威格是犹太人，这也是他自杀的原因之一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在希特勒滥杀犹太人的时代背景下，作为奥地利的一个出身优渥、养尊处优、感情细腻、尊严感极强的犹太人，离死亡比任何人都近。同时作为犹太人，茨威格也不失本族人早慧、聪颖、勤奋的基因，中学时代便开始发表诗歌，且出手不凡；二十岁，还在读大学便出版第一本诗集。他先后在维也纳大学

和柏林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，并获哲学博士学位。哲学是父亲，美学是母亲，它们生下的儿女叫文学；用现在的话，他出身科班，文学功底和修养是十足的。

茨威格一生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，且体裁多样，诗歌、戏剧、小说、散文、游记、传记及自传，样样涉足，遍地开花。散文和游记且不说吧，一个作家在漫长的写作生涯里总会留下这些笔墨，像一个画家总会有些素描、速写一样。这是点心，是路边野花，是顺手摘一朵的意思。分析一个作家，这只能作为旁证，当不了家的，除非专业的游记散文作家。茨威格当然不是这样的作家。我们来分析他创作走过的路，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：他从诗歌出道，然后戏剧，然后小说，然后传记，虽然中间有些交叉、穿插，但总体是这么一个进程：从诗歌出发，途经戏剧、小说、传记，止于自传。

话说回来，茨威格能在文学界立世，靠的还是小说，而且主要是中短篇小说。给我印象深的也是中短篇小说，如《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》《月光胡同》《灼人的秘密》《陌生女人的来信》《看不见的收藏》《象棋的故事》等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我刚开始学写小说时，这些大作是我照虎画猫——不是照猫画虎——的范文。如今，不少作家把茨威格原有的文学影响挤到一边（有人说他是二流作家），我一直默默珍视着他，把足够的敬意留给他。有时候我想，我这样待他是不是有点过于感情用事？但这次重读，我确信茨威格是值得尊敬的，也许他的文学趣味有些老化，但他的文学才能绝对不容置疑。

2

好，言归正转，来说说《陌生女人的来信》（下称《来信》）吧。茨威格有不少作品是以妇女的不幸命运与情感挣扎为题材，借助他一向擅长细腻入微的描写，表达他对女性情感的深层开掘，虽不乏温存、体贴、尊重、同情、理解、怜悯，但总的说是俯视的，居高临下的。《来信》一以贯之，且变本加厉，把这一追求和风格推到极限，极致到有些变形、失真。

小说主体是一封长又长的信：作家R收到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，信里燃着一个女人极端痴情又悲

苦的心，悲得滴血，苦得要死。我要说，这是世上最凄婉动人的一封信，至少是之一吧。你，一个从来没有认识我的唐璜一样倜傥风流的男人；我，一个十三岁就痴情你的少女，一个为你付出全部爱情的女人，一个为你生下孩子的女人，一个把你孩子养大的女人，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女人，一个已经苦得没法活下去、准备去死的女人，用生命的最后一点时间，写下这封惨绝人寰的绝命书。

我要问，这是一个误会吗？我要说，这正是误会，所以更为惨绝！我要问，这是女人自找的吗？我要说，这正是自找的，所以也更为惨绝！这不是一个故事，一篇小说。作为故事和小说，它缺乏故事和小说应有的理性，或者说逻辑性，也可以说是纪律。小说的参照体是现实，是生活，生活中这样的人和事毕竟稀有、罕见，缺乏普遍性。

《来信》也是这样，这里面的人，这个陌生女人，缺乏现实基础；她是个案，是奇人怪事，是稀奇。怎么样让一个特殊人的桩桩奇事，去打动一个普通人，一个被现实逻辑统治奴役的读者，这是需要技术和窍门的。我们古代，自魏晋南北朝起，有大量的“志怪”和“志人”小说，包括“唐传奇”，讲的多是奇人异事，或轶事轶闻，新鲜刺激，好看得很，也好记得很，听了就可以转述，一等的谈资。但你很少也很难被感动，你可能会惊心动魄，但不会撕心裂肺。为什么？因为缺乏现实逻辑，缺乏人之常情、世之常理的依托和支持，你不会把自己放进去。这是这类小说基因里的风险，搞不好只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东西，浅薄得很。

茨威格的许多小说，如《象棋的故事》《看不见的收藏》《旧书商门德尔》《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》等，都是这类小说，主人公不是痴魔的痴情就是天赋异秉，不是置身怪诞乱世就是身处怪力乱神。《来信》尤其如此，她不但让作家陌生，也让我们陌生。我们不禁会问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这不神经病嘛。当你这样发问时，这小说已经处于坠落悬崖——被你抛弃——的风险中；当你最后确实认为，这是一个犯神经的女人时，这小说彻底失败！

3

这篇小说就是这样，从悬崖上